

走向诺贝尔

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 大系

ZHONGGUO
DANGDAI
SHILIPAIZUOJIA
DAXI



邓友梅

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邓友梅小说精选

燕之编

(陕)新登字 017 号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

邓友梅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875 印张 457.5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2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605-170-8/I·136

定价:1980.00 元(全套 20 卷)

出版说明

- 一、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出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
- 二、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 三、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该大系不薄流派,亦不唯流派。
- 四、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

邓友梅简历

邓友梅，1931年出生在天津，原籍山东省平原县。只上过四年小学。1942年十一周岁时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当交通员。1943年精兵简政，因其年少，被精简复原。为逃避日军扫荡搜捕，流浪天津，被招工者骗卖，强制送往日本当劳工。1945年春回国，随即逃出虎口，参加新四军。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等职务。自学文化，自1946年开始发表战争通讯，演唱作品。1950年开始发表小说。1955年以小说《在县崖上》获“处女地”小说一等奖，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停笔二十二年。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重新执笔，写了小说《我们的军长》，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此后以《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连续五年获全国中、短篇优秀小说奖。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被任命为作协书记处书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邓兼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理事，中国鼻烟壶学会顾问。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理事等。

THESE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目 录

那五 (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1)
烟壶 (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54)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170)
话说陶然亭 (获 1994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86)
我们的军长 (获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301)
在悬崖上 (获 1956 年“处女地”小说奖)	(335)
别了, 濑户内海!	(374)
寻访“画儿韩”	(488)
荒寺	(506)
双猫图	(523)
好梦难圆	(545)
喜荣归	(611)

附录一：

邓友梅主要著作目录..... (647)

附录二:

邓友梅论..... (649)

附录三：

邓友梅作品评论小辑..... (677)

(吴祖先 张建业 顾襄 黑井千次 谢福铨 阎纲)



DONG GUO DONG GUO
THE LITTLE BOOKS OF THE LITTLE

那 五

(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
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7岁就受封为“乾清官五品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到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朝推翻了。

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

他从剩下的号房里轰出来，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

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西方接引了，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

二

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名唤紫云。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老太爷临去世，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福大爷并不是小气。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叫她另立门户，声明从此断绝来往。

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勤俭惯了的，把这房守住了，招了一户房客。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宁可少收房钱，租与一家老中医。这中医姓过，只有老俩口，没有儿女。老太太是个痨病底儿，树叶一落就马趴在床上下不了地。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又要伺候老伴，盆朝天碗朝地，家也不像个家，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洗干净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活，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你寡妇失业的也不容易，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咱们亲姐妹明算帐。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有钱买不来这份情意。”紫云一听眼圈红了。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老嫂子，我一个人好混，不在乎几块钱上。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没几年就

走了。除去他，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想疼疼别人，也没人叫我疼。说正格的，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有精神。您叫我伺候着，就是疼了我了。这比给我钱强！”

又过了两年，老太太觉得自己灯碗要干。就把过大夫支出去，把紫云叫到床边，挣扎着依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过老太太说：“我有话对你说，先行个大礼！”紫云说：“咱姐俩谁跟谁呢？”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这人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除去会看病，连钉个钮扣也钉不上。她看了多少年，没见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她在九泉下也为紫云念佛。紫云回答说：“老姐姐，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以后有您在，没有您在，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您要还不放心，咱挑个日子，摆上一桌酒，请来左邻右舍，再带上派出所警察，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认过大夫当干哥哥！”

过老太太听了，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和过大夫一商量，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挎了一篮子粽子去看福大爷，委婉地说了一下认干亲的打算，探探福大爷的口气。福大爷说：“从老太爷去世，你跟那家没关系了。别说认干亲，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紫云擦着泪说：“大爷虽然开通，我可不敢忘了太爷

的恩典。”

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那氏”二字，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请他在“那”字之下加个“过”字。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

过老太太言而有信。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逝了。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称呼她云奶奶。

三

听说那五落魄，云奶奶跟哥哥商量，要把他接来同住。她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说咱不仗义”过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过大夫说明来意。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直嘬牙花子。

“到您那儿住倒是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我们家不管姨太太称呼奶奶！”

过大夫气得脸色都变了，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甩袖走了出来。回到家不好如实说，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不愿意来，不必勉强吧！

云奶奶不死心，再三追问，过大夫无法，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云奶奶叹口气说：“他们金枝玉叶的，就是臭规矩！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咱们又不冲他，不

[illegible]

买卖是做了一次，但没成交。天津有个德国人，在中国刮了点钱，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没有中意的。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碰上他在看货，就在门外等着。等外国人出来，就上去搭讪，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可以约个时间看看。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只能在外边交易。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那五并没瓷器。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古月轩”来，藏在连升客栈。索七想卖，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那五就找索七说，现在有个好买主，买完就运出中国。不会暴露，又能出大价。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事情成了，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多一个大子儿不要。可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要不够派头，外国人就不出价儿。

索七少比那五还窝囊，完全依计照办。过大夫来找那五时，那五刚搬进客店，还在作发财梦。当然毫不热心。

索七嘴不严，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一直想弄到手，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可是东西看到过，真正的“古月轩”，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把几个“古月轩”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外国人看完货，他让到客厅去休息。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提起茶壶就往那“古月轩”碗里倒茶，并捧给德国人。德国人接过茶碗一看，连口称赞，奇怪地说：“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

马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要喜欢，卖给你，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连那一半钱也不值！”

德国人说：“你开玩笑？”

马齐说：“完全实话。”

德国人问：“为什么？”

马齐说：“这是假的。你看不中意的那些是古瓷，这是当今仿制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要听声，摸底儿，看胎！”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一边比较一边讲，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放到德国人跟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

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反复地看。没两天就把“假瓷”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那五

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问了一下价钱，贵得出奇。再看那五住的这么寒酸，也不像个贵胄子弟，连说“NO，NO”，起身走了。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扫数买走，高高兴兴回德国了。

买卖不成，索七怪那五作派不像，闹着叫他还赎当的钱，也不肯付房间费。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这才投奔云奶奶来。

过了不久，马齐终于由人说合，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家了。

四

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那五肯来同住，认为挺给自己争脸，就拿他当凤凰蛋捧着。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分。嘴里虽称呼“云奶奶”，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来夹烧饼吃。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洗一回还要烫一回。稍有点不平整，就皱着眉头说：“像牛嘴里嚼过似的，叫人

怎么穿哪？”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

过大夫仍住在南屋。那五来后，他尽量少见他少理他，还是忍不住气。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少爷，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怎么凑合都行，可您还年轻哪。总得想个谋生之路。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扶不起来了。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别看医者小技，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您要肯放下架子，就跟我学医吧。平常过日子，也就别那么讲究了。”那五说：“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有没有简便点儿的？比如偏方啊，念咒啊！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过先生说：“念咒我不会。偏方倒有一些，你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那五说：“我想学打胎。有的大宅门小姐，有了私情怕出丑，打一回胎就给个百儿八十的！”过先生一听，差点儿背过气去！从此不再理他——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医生把打胎看作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

五

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虽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耐不住这寂寞，受不了这贫寒。好在衣服赎出来了，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也该当走运。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认识了《紫罗兰画报》的主笔马森。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又会摆弄照相机，就请那五来当《紫罗兰画报》的记者。

❖ ❖ ❖ ❖ ❖ ❖ ❖ ❖ ❖ ❖ ❖ ❖ ❖

那五一听，这不是涮人吗？但已答应了，也不好拒绝，决定试试看。他干了两个月，结识了几个同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捧家儿也给钱。平常多溜溜腿儿，发现牛角坑有空房，丰泽园卖时新菜，就可以编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的新闻，“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来信，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我们压下没有登。都是朋友，不能不先送个信儿，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买卖人怕惹事，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那五很得意，觉着又交上一步好运。

《紫罗兰画报》连载着言情小说《小家碧玉》，作者是正在发红的“醉寝斋主”。不知为什么，发到第十六回，斋主不送稿子来了。正好那五在报社。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带去稿费，索取下文。告诉那五这“醉寝斋”在莲花河后身十号。